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迷镜之旅或女色芳菲

书拉密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迷镜之旅或女色芳菲

书拉密 /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镜之旅或女色芳菲/书拉密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771-8

I. ①迷… II. ①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362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圣经·传道书 6:12

目 录

题记	1
----------	---

在黑暗的走廊尽处,我看见有几星忽明忽暗的光在游动,我顺着它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一直走过去,才发现那原是没有尽头的,那几星游动的光仍然在仿佛的尽处闪烁,而我走不到那个地方。

1 我听见一声呼喊	2
-----------------	---

我好像做了一夜的梦,醒不过来,都与火有关。在火焰背后,总有一张模糊的笑脸在上下左右地抖动,我以为就要认出是谁的面孔了,它马上隐到火焰的深处,我知道那不过是在试我的耐心,便伸手去拨开火焰,我是不怕疼的……

2 你看见字都隐藏到书的背后去了	19
------------------------	----

你怕文字,它一变大或者一变小你就不认识了。你就怀疑它不是你从前认识的那个字了,而从前认识的那个字也在你的逼视下失去了意思。

3 故事第一——外/祖母	22
--------------------	----

外/祖母 6 岁嫁人,16 岁与人私奔,26 岁守寡,36 岁再嫁,46 岁再守寡,106 岁去世。外/祖母活着时,户籍上的名字是叶四氏,死时恢复原名——四桔儿。

4 我行走在别人的城市里	28
--------------------	----

我一直用着隐秘的热爱和畏惧看着这个不属于我的城市,我在它的中心行走,用着边缘人的步子,也用着边缘人的眼神……我深切地知道,我不属于这个城市,这是别人的城市,我在别人的城市里生活,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里。它对我并不友好,

也缺乏基本的善意……它不知道,我对它的热爱那么由衷,甚至远远超过它最早的居民。它是我梦中的城市。

5 你看见血落在雪上 39

冬天,雪花像羽毛一样从天上落下来,你坐在乌木框子的窗边缝衣服。你一面缝衣,一面抬头看看雪,缝针就把你的指头戳破了,流出血来,有三滴血滴到雪地上。鲜红的血衬着白雪,非常美丽,于是你想道:“我希望有一个孩子,皮肤白里泛红,头发像这乌木一样黑。”

6 故事第二——母亲 40

母亲 14 岁的时候认识了父亲……那年,她跟着外祖母到 30 里外的娘家葛家村过端午节,看见了站在龙舟上擂鼓喊号的英俊少年玄。那时候,父亲是全村长得最英俊、嗓子最亮的少年。外祖母告诉她,玄是她的远房表兄,他的太祖和她的太祖是亲兄弟。

7 我听见雨的声音 46

我知道她肯定会不高兴,她不高兴还不仅仅因为我说了真话,曾经在她婚前吻过她丈夫,而且还因为,我竟然还吻过除了她丈夫之外别的男人的嘴,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对她的不恭,甚至是背叛。

8 你看见记忆的翅膀在闪动 52

那天轮到你值日,放学了,你把地面扫干净,擦完桌子,你看见黄昏的阳光斜斜地洒进来,映在他的桌子上。你轻轻地走过去,坐到他的位置上,靠着靠过的椅背,抚摸着他的袖管每天拂过的桌面。落日的影子在你的指甲上波动,你静静地坐在他每天坐的地方,坐着,看见微尘静落,慢慢地流下泪来。

9 故事第三——姐姐 53

姐姐 16 岁那年爱上自己的老师。姐姐 17 岁那年患上绝症。没有人知道姐姐曾经恋爱过,没有人知道姐姐曾经失恋过,没有人知道姐姐的恋爱和失恋都是一个幻想,是她自己为自己编的一场梦。

- 10 我拿起电话,他说他叫坝 56

一头黑色的豹,走在灯火明亮的大街上。那是黑缎一样的毛皮,在月下泛着光。它的脚步如此轻盈,穿过长长的铁栅,仿佛游鱼穿过水底。那个白衣的少年,赤脚走在黑豹的旁边,手里横着一支绿色的短笛。

- 11 你看见黑色的羽翼掠过 59

14 岁的某一天,夜里,我突然惊醒,我觉得仿佛看到了一道黑亮的光在额头上一闪而过。但其实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醒了来,涌进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是会死的……这种感觉既让我惊恐无助,也……让我对无法预知的未来充满了好奇与渴望。

- 12 故事第四——孩子 59

过完冬天孩子就6岁了,可是冬天还没过完的时候,妈妈却不在。在春天将来的夜里,有许多灿烂的星星在孩子的梦中游动,在那些美丽的星星上,孩子看见了妈妈、燕子,还有那只长大了好几倍的彩色葫芦,所有失去的好东西,都重新来过,来过……春天来的时候,孩子就7岁了。

- 13 一个叫拉兹的男人 74

我说,拉兹,你怎么从来没想过吻我呢?拉兹听了,从酒杯那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一把攥住我的手,握了好一会儿,然后捏着我的指尖说,你瞧,这么半天了,还冰凉冰凉的,你这人从来都不激动,我猜你的舌头肯定也是凉的。我说你可真聪明,我就是这样。

- 14 你看见窗外结满灰色的樱桃 81

你从小就怕别人看你。每次走在大街上,你都暗暗希望自己缩成一个小小的人儿,不引人注目,贴着墙角,静悄悄地走过去,不打扰谁,也不被人关注。那样很安全。

- 15 故事第五——4月1日的信 81

我不知道你是谁,谁又是你,你不再是你了,那么我呢?我还是我吗?在缝纫机的嚓嚓声里,我想着你,想着我自己。四周

是清一色的短发女人,没有笑声没有说话声,只有机器的声音,嚓嚓地响动。我将要在这里度过我最好的时光了,最好的时光,仅仅因为爱上你的缘故。

16 一个叫 KEY 的男人 98

KEY 说你这不叫平静,这叫冷漠。我说是吧,可能就是冷漠。我哪儿都冷漠,包括我的血都这样,我流血从来不疼,我不知道疼,疼是什么滋味?真的,疼是什么感觉?我的问题可能就在这儿,我从来不知道疼是什么。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说出一句话:你真可怜。

17 你看见数字的呼吸带起了一阵越来越大的风 104

数字是有灵魂的,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有主宰者的手指的拨弄与组合,是数字在确定、改变着人的命运的轨迹。仿佛有意仿佛无意,却无人能够知晓和控制……数字是有灵魂的,它的呼吸如此微弱,需要小心倾听。

18 故事第六——5月4日的信 106

我从前爱过你,现在想想,我知道那是小女孩的爱情,刚刚萌生爱和思念的感觉,一切还都是朦胧未明的。好像就是为了让自己有爱的感觉才去爱似的,就像我每天为你写的那些诗,是为了写诗才写的,如果当时再换个老师,也长得比较帅,我可能也会那样地爱上他的。小女孩的爱情,总是需要一个爱的对象,好用来写诗和感受美丽的忧伤。

19 一个叫君非的男人 117

君无说其实性这事儿挺有意思的,非常舒服,你真应该马上试试。女人的保鲜期多短哪,不趁着这几年好好快活快活,再过两年就花凋叶落了。要不你把第一次给我得了,我准定让你又正常又快乐地度过这一关。

20 你看见镜子里的面具 122

那些狂欢的人群像幽魂一样地,从这间广大的房子里消失了。你不甘心,心里恍恍惚惚地明白这是一个梦,但你不想醒来,你想,不行,这个梦是不行的,你必须重新再做一个梦,好把

这个梦改写一遍。

21 故事第七——3月8日的信 125

我不骗你，骗你我下辈子还干这行，真的，我前天梦见你了，梦见我在一个地下室的走廊里走，好像去见个什么人，周围一点儿亮都没有，我心里挺害怕的，后来，好像谁告诉我，说其实去见的是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22 我拿起电话，是坝 139

很久没有下雨，也没有坝的电话。于是，那个白衣少年和黑色的豹子，以及少有的叫坝的人的电话，还有那个雨天，都很像一场梦。似乎，有那么一个日子，大雨如注，灰灰地下了一整天，我似乎想和谁说话，却寂寞地找不到合适的人，然后，等着，有电话响起，一个自称坝的男人讲给我听他的梦，梦里有一个白衣少年和一头黑色的豹子。

23 你看见一首写在厕所的情诗 141

你抚摸着这些细细的字迹，遥想那个疼痛的女学生，那个渴望找一处无人的地方独自倾诉的姑娘。她得痛到什么程度，才会跑进厕所去刻写她的情诗。偌大的校园里，人头攒动，只有厕所是单间，只有厕所可以安静而宽厚地包容她的悲咽、她的无奈、她的痛不欲生。

24 故事第八——4月23日的信 142

我悲哀地站在你的外面，就像一株水中的倒影，漫散的树冠在波纹里荡动，却无法延展到你在水下的世界。无论我多么努力，试图延伸我自己，都无法够得到你。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离开。我曾经那么认真地以为，既然这么多的注定都在昭示着我们的相遇，为什么你还会选择离开。

25 我听见孤独的哭声 155

她说我很孤独。我说我知道。她抽噎着说你爱爱我吧，从来没有人爱我。我不敢告诉她，我不知道怎么爱别人。但我还是笨拙地伸出手掌，抚摸她的头发，她的脸，她的耳朵。并且想起一位按摩师的技法，开始为她揉捏颈部和后背。

- 26 你看见空空的长廊没有尽头 156

你总是害怕,害怕人多的地方和空无一人的地方。你害怕独自乘坐电梯,在那只盒子里,你感觉窒息,你总是觉得,此刻所乘的这只电梯有可能无休止地升进一个你所不了解的地方,在一个你并不想到达的楼层停下来,那里也是空无一人。它把你带到那里,然后便轰然关闭,下行,只剩下你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长廊里。你便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找不到出去的路口。

- 27 故事第九——7月7日的信 157

我有时想,我到底爱不爱你,这个声称爱我爱得要死的男人,这个让我深感罪孽和无望的男人。我爱你吗?爱吗?谁能告诉我……你走了,我留在这里,活在最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好像生命中从来没有过你的存在。只是偶尔,仿佛端起一杯茶的瞬间,我会蓦然想起,曾经有过一个苍茫的黄昏,一个男人,面目已经模糊,坐在我的对面,告诉我些年少时的往事。

- 28 坝拿起电话,我说我要见你 167

那是一个大风天,黄沙四起,世界从早晨起来便蒸腾在金色的尘雾中。无数细小的灰粒从窗外钻进来,坦然地占据所有的平面。我躲在房间里,无奈地看着灰尘旋转着舞步,落在我的面前。这是一个令人深感窒息的时刻,我觉得自己被封闭在这个弥漫着灰尘味儿的空间里,无法逃出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坝。我拿起电话,对他说,我想见你。他说,我不想。

- 29 你看见她从你的身体里旋舞着飞升出去 169

你很小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灵魂出窍的滋味。那让人既欣喜又恐惧,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自己,立在门边或者靠在墙角,看你,而别人谁也看不见那另一个你。你冲着她说话,向她做手势,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那儿瞧着你,一脸的忧郁。那另一个你,从来没笑过,是的,从来没笑过,即使在你长大之后,懂得笑的含义时,她也没笑过。

- 30 故事第十——2月14日的信 171

那天,我站在喷头下面冲头发,突然闻到一股非常清爽的香

- 味,我忍不住循着香气嗅过去,看见你的侧影在洗半长的头发。小小的饱满的脚趾,在下午的阳光里闪着细润的光泽,它们一只一只微微曲着,紧紧地贴着那双粉色的拖鞋底儿。……喷头的水从天而落,在你四周散成水雾,沿着你浑圆的肩慢慢滑下。我一时间停止了呼吸。
- 31 我听见疼痛在我的身体里锋利地滑动…………… 181
- 有个东西在心脏的一个地方凿了一下,它来得如此突然,令我一瞬间喘不出气来,一股粉红色的水银开始在我身体的缝隙里锋利地滑动,它游过的地方响起一片霍霍的刀声。
- 我大叫一声,仆倒在地,恍惚地意识到,这就是别人所说的疼。
- 32 你看见了梦的尽头…………… 185
- 在梦中,你理解了一件事,结局一直在那里等候着,它就在那儿……那个结果从来没有特别,但是,在走向她的过程,在踏上旅途前行的时刻却是美妙无比的,它意味着永远不灭的开始与继续,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地拉长,而结局是没有的,也不必。你的启程是为了启程而做的准备,不是为了目的地。
- 33 故事第十一——4月5日的信…………… 186
- 你能理解吗?我总是梦见那个女人,在黑暗的牢狱里,孤独地蜷缩。在她因为不肯说谎而受罚时,她所有的尊严和独立,不要说自由,都被打碎了,仿佛一只毫无价值的玻璃杯。你知道,你一定读过那些记录,那些记录在说着他们的残忍,男人的残忍,野兽一样的残忍。这个女人是我许多年来不敢触及的一个话题,它让我感觉压抑和窒息……
- 34 我听见父亲吹起忧伤的《回家》…………… 195
- 我那天坐在他表演的场地旁边,尽管灯光昧暗,我还是看见他的长头发已经花白了。我最终决定见他。他是我的父亲,他已经老了。
- 35 这个世界正在慢慢地退出我的眼睛…………… 198
- 也许,这将是我最最后的信。也许不是。我不知道,就像我不

知道你究竟会不会看到所有的信一样,就像我不知道这世间究竟有没有你这样一个人一样,就像我不知道我所写的这一切是不是曾经发生过一样……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虚构,我把它写出来似乎它真的发生过。可是,你难道不认为我写出来了,它们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在生长吗?在阳光下,透着青翠的绿,被风摇着影子,它们在悄悄地生长……

36 故事第十二——6月4日的信 199

生命于我就是一只坩埚,我要把我所能想到的东西都放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无论什么,我都好奇地等待着,等着去体会。无论喜悦与悲伤,都是坩埚里的物质,与某物相遇,便会发生变化,我想看看,我想感受。是的,我只相信感受,只有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比你现在能拿到手的所有东西都真实,因为它最终只存在于你的心里面,伴随你到死。

37 我拿起电话,坝说我想见你 209

这是一个晴朗的艳阳天,没有任何先兆,我听见铃声便拿起电话,坝在那边说,我想见你。我沉默。他说不为什么。我仍然沉默。他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通话了。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来吗?我去了,按照他的地址。

38 你看见叶子的微笑 212

那群美丽多情的女人,在镜子化做水银的刹那,她们将从书页的字纹里飘飞出来,沐浴着阳光的灿烂和温暖,品味着金色和黑色的味道,静听花开花落的声音,那是她们生命流动的声音。

39 最后一个童话 212

那天我在午睡,被一种莫名的感觉唤醒,看见室外狂风大作,黄色的风从天边席卷而来,弥漫了正午的日光,四周黄阴阴地,仿佛暮落。我蜷在被里,搂着自己硕大的肚子,朦胧中听见大衣柜的那个方向在吱呀作响,好像是一扇忘记上锁的门随风而动。我听着,闭上眼睛,听见吱呀的声音竟然越来越大,我便踩着软软的步子朝衣柜的方向走去。

尾声	假如我由梦中的天堂归来,携一朵鲜花给你	214
	“假如有人在梦中抵达天堂 并收到一朵鲜花作凭证, 假如他梦醒时鲜花就在手中…… 又会怎样?”	
后记		217

题记：

冬天，一个年轻人在野外行走，偶然在雪地里捡到一把小极了小极了的金钥匙。他想，有钥匙就该有锁吧，他就开始在周围找，果然在雪地里找到了一只小箱子，小箱子上正有一把金色的小锁，年轻人就用那把小钥匙去开锁。

故事就结束了。

故事结束了。

童话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就这么等着等着，等着年轻人用那把小钥匙打开锁。

等着。

故事才刚开始。

我们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在所有的开始之后，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自己。

这是格林童话集的最后一个故事。

在黑暗的走廊尽处，我看见有几星忽明忽暗的光在游动，我顺着它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一直走过去，才发现那原是没有尽头的，那几星游动的光仍然在仿佛的尽处闪烁，而我走不到那个地方。然后有热气扑面而来，热气背后是满墙的字，灼热得烫人，那些弯曲的和陡直的线条让我十分苦恼，它们在黑暗里闪着红色的毫光。我拂去眼前飘动不息的热气，妄图从偶然闪动的微光中读出一行诗或者一句咒语。

那些神秘的字符透出拥有智慧的自信，我心里知道那是告诉我走出无边走廊的密码，但我读不懂，读不懂便走不出去，似乎那便意味着一种永恒，就像故事里那个被判永远摆渡的船夫一样。那是无休止的，只有开始，没有结束，而且还活着，一直活着，一种永活的死，就是不死。不死。是可怕的，因为它无限，在广大无边里，只有墨黑的幽暗。

似乎就有一支撑竿放在我手里了，我急忙挥下手，想要拒绝，却知道是不能的，便展开自己向另一面奔跑，然后，那支撑竿不见了，我仍然在黑暗里徘徊，充满着绝望和忧伤。微光的无望正是无望的微光，我想到这样一句话，仿佛很有道理似的，却无法弄清那是什么意思。

我就这样充满绝望和忧伤地徘徊在黑暗中，希望的微光正是无望的微光。

我渴望一声来自黑暗之外的召唤，无论是来于天上还是地下，给我一声召唤吧！我祈祷，给我一声召唤吧！我背诵起一个经常在园子里遛狗的女人教给我的那篇《大悲咒》。她有一次看见我独自站在小区园子的树影底下吃樱桃，特意过来告诉我她对于真理的理解——要学会祈求，然后才有可能获得保护。她说在身临困境时，背诵这段经文会让自己有解脱。那是由无法解释，并无意义的文字组合而成的，只有声音。但每一个声音背后都有一位施保护的神灵，在声音的震动里现身。有太多的神灵，不知道哪一个会帮忙，但都念出来，至少也会有一位愿意帮忙的。她告诉我，试试啊，到时试试啊。

你不要读错，她说，也别问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但是它多好听啊。她闭上眼睛喃喃地念。南无和拉怛那哆拉夜耶南无阿利耶婆卢羯帝烁钵拉耶菩提萨多婆耶摩诃萨多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哄萨婆拉发耶数怛那怛写南无悉吉利多依蒙阿利耶……然后，真的有一声惊呼来于黑暗之外，我听见了这声音，我霎间明白了那就是墙上的字的读音也是字的意义，就是那句让我走出黑暗密码。

我睁开眼睛。

黑暗消失，光明重现。

琐碎的生活再次扑面而来……

1 我听见一声呼喊

墙角伸出来的那块角铁，我每天都能看见，就像每天都能看见楼梯一样，没什么稀奇。我每天都从它旁边走过去，知道它有一只弯转的方头，

很像某种动物的角，边缘粗糙，有一种古锈色的美。我曾经伸手去抚摸那铁硬的棱角，感觉它不够友好。这是当然的，所有的铁制物，虽然都是出自人手，有着人的痕迹，但到底是与人的柔软相对抗，它的坚硬一旦铸成，就绝不放弃。我自知脆弱卑微如一只单薄的灯泡，所以每次都小心地绕开它，不敢招惹，唯恐被它撞碎。可惜，自出生以来，我的运气就不太好，经常不知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就惹着了某些玻璃、镜子、刀片，被弄得鲜血淋漓。

这一次，也不例外。

那天本来是周六，临时派我加半天班，天都黑了，才从单位回来，是坐公共汽车回来的，我从来不骑自行车，因为不会骑。外婆总怕我骑自行车过马路被大汽车撞死，一直不让我学，我也就乖乖地没学，我从来在表面上都做出乖的样子，只在暗地里不乖，何苦让那些我惹不起也伤害不起的人比如老师、外婆等人生气和担心呢？我就没学，直到上班了，还是没学，每天挤公共汽车来来往往，一般是赶上急事有人给报销才坐一次出租车，但这种时候不多，我太小气，花钱太算计，而且容易无端地焦虑，经常担心如果有一天突然发生灾荒，弄到吃不上喝不上的地步，又没人依靠可怎么办，所以死死地掐算着手里的那点儿钱。不幸的是，每当我略有富余，还没来得及沾沾自喜，肯定会出点儿不大不小正好用上这笔钱的事儿，让我备尝世事无常之无奈。我常常瞪着眼睛看着从我手里进来出去的所有钞票，脸上总是浮着一层不大方的神气，搞得我周围的人都神经兮兮地和我交往，聚会、郊游什么的，都不愿带我，知道我准和人家掰来掰去地计算，像那些殉职了的纪委书记那么严肃认真，还老怀疑谁谁做了手脚、贪了便宜。尽管我从来也没说出来过，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家从我多疑的眼神里就看出了我的险恶心理，通常，处到后来，我只能独来独往，谁也不太爱理我，我也不太爱理谁。别人都开车、打车、步行或者骑能折叠的自行车和不能折叠的自行车来上班，我只坐公共汽车，偶尔会选择有空调的。

那天，我坐在空调车上，闭目养神，过了一两站，旁边一个女人下了车，我仍然闭目，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舒服，哪儿呢？我轻轻地动动眼珠，感觉好像脑门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附着，我闭着眼睛，伸手抓抓脑

门，好了一小会儿，停下来后又不舒服了，真是奇怪，我急忙睁开眼睛，向旁边一看，发现坐在我左边的一个老太太正斜着眼睛盯着我的脑门看，眼神阴阴的，好像我脑门上有什么东西似的，看得我相当不自在。我只好调转头，避开她的目光，向车窗外看。但余光里，我发现她一直盯着我，目不转睛，神情乖张，似乎她想通过意念在我脑门上刻上几个字似的，以至于我忍不住又伸手在脑门上挠了两下，想证明脑门还是我自己的脑门，没出什么乱子。

总算快到站了，我从她旁边挤过去要下车，忍不住回头，假装不在意似的扫了她一眼，发现她额头的左角上有一颗硕大的深灰色圆痣，映得她的脸愈发的不够慈祥。

真的，上了岁数的老女人，往往都不够慈祥，岁月对她们绝不留情，往日的痕迹一定会在她们的脸上大张旗鼓地呼之欲出，无法隐瞒。如果她一辈子喜欢争强好胜、不肯让人，那么她的两腮一定有鼓起的横肉，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它们都在向人昭示着她的蛮横粗俗的一生，即使她可能是位有高等学历的知识分子；如果她一辈子尖刻，喜欢笑话人，喜欢说人闲话，那么，等着吧，她嘴角上的皱纹一定是又深又黑，在两边长长地延伸下去；如果她一辈子嫉妒，那么她的两只眼睛即便已经因年老而失神，却仍会在某个时刻焕发出刀锋的尖利，随时等着刺谁两眼，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漂亮得足够风骚可以吸引男人多看两眼的不正经的真年轻假年轻的女人……我只在16岁那年，见过一张老妇人的面孔足够慈祥。我当时在画树叶中耸出的木头教堂尖顶，我并不会画画，但我想画画，就胡乱凑些颜色、画纸，带出来，坐在公园的破椅子上摆出画画的姿势，纯粹是为了引人注目。但这只吸引了一个老太太，她有一头亮如银丝的白发。她安静地坐在我的旁边，看外孙女在石子路上吹肥皂泡。我画了一阵，觉得无聊，只有一个老太太来看，就放了画笔，想装做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样儿，和她聊点儿什么她不知道的事。端详她的时候，我诧异地发现，在下午的日影里，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细细地润着一层温柔，尤其是她的眼睛，苍老的眼皮重叠着，眼神里却闪动着明净喜悦的光。我忍不住问她，在这个年纪怎么会有这么美的眼睛。她听了我的问话，微微有些诧异，侧了侧头，想听清楚我的话，我又说了一遍，随即看见那张皱纹的脸上慢慢地绽放出一